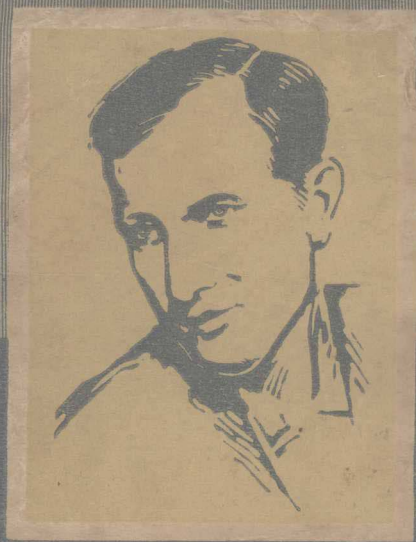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畢爾文采夫著

考驗

縮寫本

王 煒 縮 寫
人民出版社出版

考

驗

(縮寫本)

王 爾 文 采 夫 著
煒 縮 寫
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書號：0793

考驗（縮寫本）

著者：畢爾文采夫

縮寫者：王煒

出版者：人民出版社

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）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
（東四馬市大街）

根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一九五〇年六月版修訂重印

1—8,000

一九五一年一月北京初版

寫在前面

『考驗』是在蘇德戰爭中反映蘇聯人民鬥爭情緒的一本好書。在這本書裏，作者用一個飛機工廠的生產鬥爭作背景，描畫出工人、工程師、紅軍戰士、飛行員、將軍、老人、文人、婦女、黨的負責人……種種不同人物的鬥爭熱情；這本書應該說是全面地描寫了蘇聯人民的愛國意志。我讀這本書時，覺得有下面的幾點收穫：

一、全部所敘事實，都引導我相信蘇聯戰勝德國的主要根源之一，應當是人民鬥爭意志的堅強和一致。

二、深刻的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是無窮的人民力量的來源。

三、學習了作領導幹部的態度和工作方法。

我喜歡這本書，因此就大膽的、不自量的把這本二十餘萬字的原本，縮寫成幾萬字的小冊子。目的是想使它更通俗，讓具有高小程度的讀者都容易讀懂；同時又不致影響原著的精神與風

格，至於是否達到了這個目的，希望讀者及文藝工作者批評指正。

王 焯

一九四九年五一草稿於大連

一 幹起來了

沿着蘇聯邊界的外圍，德國法西斯的軍隊急速地向前推進，戰爭是不可避免地擺在人民面前了。

莫斯科整日都忙着在開會，重要的軍事將領、工廠經理、工程師，都聚集在那裏聽候指示。烏克蘭地方的一個飛機工廠總工程師杜斌科奉令到了那裏，然而按照新的指示，他便立刻又坐飛機到烏拉爾去。指示中命令他迅速選擇新的工廠地址，以供戰時應用。

遙遠的行程和緊張急迫的工作，使杜斌科累得頭暈耳鳴，多年的關節炎也復發了，待回到烏克蘭時，晚上，他洗了澡，躺下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早晨，他睡足了覺，精神覺得清爽了些，便懶洋洋的把毯子抽下來，陽光透過玻璃窗，直射到花漆布的地板上；美麗的烏克蘭的農村景致，田野裏正充滿了蕎麥的雪白花朵，向日葵頂着一朵金黃色的帽子，迎着太陽在微微地搖擺着身子；迎風送來一陣陣的香氣，蜜蜂從那裏採了許多

花粉，嗡嗡地飛到玻璃窗上，撞了一陣就又飛走了。杜斌科平靜地被這些景物引誘着，戰爭的念頭雖不時地還襲上他的心頭，但是，幸福的生活使他有一種僥倖的想法：也許戰爭不會波及到我國的。

然而，戰爭的魔爪已經破壞了這種人類真正的幸福生活。

驀地，杜斌科聽到樓下有一種惶急的說話聲音，他聽出了這是廠裏的工程師杜介夫和他母親在說話。他把手一揮便翻下牀來，心裏立即轉念到『該不是廠子裏又出了什麼事？』

樓梯上一陣皮鞋響，杜介夫急步地闖進房來，杜斌科的母親也惶惶地跟在後面。

『怎麼，廠子裏又出了什麼事？』杜斌科不安地問。

『同德國人開仗了！』杜介夫極力壓住自己的不安情緒說。

『開仗了？』杜斌科驚愕地問道。

『是的，今早四點鐘，德國鬼子突然襲擊，飛機轟炸了基輔、日托米爾……』

杜斌科默默地站着，半天都在低頭沉思。停了一刻，他果敢地對杜介夫說：

『好，過一會，洗一下臉，我們就到工廠去。』

十分鐘後，杜斌科和杜介夫同坐在一輛汽車上，飛快地向工廠駛去；沿着公路兩旁的樹林裏，他們看見許多紅軍戰士在掘戰壕，作偽裝，架高射砲；士兵們都穿着新的軍裝，拿着剛從軍械庫

裏領來的半自動步槍，背上懸着的鋼盔，似乎還發出油漆味。

杜介夫指向那裏說：『看，幹起來了！』

杜斌科點點頭，汽車飛也似的跑過去，爬過幾座小山，就開到工廠了。

工廠也被濃厚的戰爭空氣籠罩着。一隊走着整齊步伐的步兵，正開往飛機場的林叢裏去，周圍都高高地豎起了高射砲，門崗也嚴格起來了，雖然杜斌科每天都要從大門進出幾次，但是今天他們還是向他要了出入證。

然而這些新的變化並沒有引起杜斌科的注意。現在，他一心地想着：

『戰爭開始了。無疑地，戰爭會非常殘酷，戰爭對每一個人來講，都需要拿出無比的熱情去迎接它。他個人不能落後於人，甚至於祖國和前線對他的要求會更多更艱苦些。飛機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更多更快地出產，最高統帥部已決定在戰爭打到烏克蘭時，工廠搬到烏拉爾去生產。……』

可怕的回憶在杜斌科的眼前湧現出來了。他是剛從烏拉爾回來的，那裏除了幾座還沒落成的鍊礦廠的樓房外，其他的，除了山、森林、田野，就一無所有。那裏能够生產飛機嗎？這個可怕的疑問把杜斌科怔住了。

但是，『一定要戰勝德國人！』，在這種意志上，杜斌科明白了——困難再嚴重，但是困難

是戰不勝人的。因此，他決意把自己交給戰爭，在戰爭和困難當中去受一次偉大的考驗。

二 眞正的力量

戰爭雖然還是最初的幾天，但是隨着戰爭而來的便是緊張和不安，甚至於有些人慌張起來了。然而，緊張和不安也各有不同，戰爭對每一個人的心情都起着不同的反響。

在莫斯科，只有戰爭的第一天戰報是從紅軍司令部發出的，隨後就組織了情報部，因而各地都可以準確、迅速地知道戰爭的情形。

徵兵動員在全國開始之後，沿街都有被徵入伍的人肩負着包裹，步伐整齊地走着。但是，在雜貨店的門口，也有許多買食品的人列成了長長的隊伍，默默地站着。人們也覺得自己這種慌張舉動未免可羞，因此都低着頭不看別人。

杜斌科迅速地把全家的人由城外搬到城裏。

早晨，他接到了他妹妹從基輔打來的電報說：

『我的丈夫紀米信被徵入伍了……。不久，我就準備搬回娘家住。』

杜斌科拿着這份電報沉思了好久，他覺得：『紀米信是個文人，會唱歌，電影拍的很好，

個性溫柔，而且是個有點懶惰的青年；一年前，他和丹娘結了婚，才只在三個月前生了一個女兒。他是不適合於軍隊生活的，難道他真地去參加戰爭了嗎？是的，他已經去進行戰爭了，並且一入伍就作了步兵中尉……。『杜斌科懷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心情上班去了。』

遠遠的就看見在工廠的飛機場上停着一架運輸機，許多人都站在那裏。這時候，杜斌科像其他別的人一樣地容易引起好奇心。他走過去，看見一架『杜』式運輸機，運來了第一批國防戰線上的受傷戰士；飛機師白樂少校，是工廠每一個工人都熟識的老友，他邊罵邊數着飛機身上的小洞。飛機在通過戰線時，遭到了德國飛機的猛烈襲擊，受了重傷，勉強的才飛到了這裏。

『媽的，六十五個洞，如果打中了油缸，那我們早就火葬了。』少校罵着，便指向一個老工人說：『把這個紅十字刷去，什麼國際公約，狗臭屁！德國鬼子見了這東西更有勁。』

機艙裏首先抬出一個傷兵，肩章上顯示出他是參謀部的上校。也不過三十來歲，但是因爲流血過多，臉色都青白了；頭上繫着的繃帶，幾乎全部成了血紅色的；腳上蓋着一件血髒了的軍大衣，一隻手直伸在大衣上，另一隻手還死捏着一張撕破了的地圖，彷彿在受傷後他還是直立着的。杜斌科彎腰去看他，上校微微地睜開了眼睛，發出無力的聲音說：

『把我送到司令部去，我要作報告！』

『上校同志，我們送你到醫院去，那裏可以治好你的。』一位女醫生安慰他說。

上校的眼睛稍稍斜視了她一下說：

『我命令你把我送到司令部去！』

『你命令我把你送到司令部去嗎？』女醫生帶着驚奇的語調重複地問道。

『是的！』說完，上校又閉上了眼睛。

杜斌科幫助醫生、看護把這位上校抬上衛生車，汽車便平穩地開走了。許多人都目送着這輛汽車，直到看不見才止。

『真是條好漢！』白樂少校自言自語地說着，並且伸出大拇指頭。

杜斌科回到辦公室裏，這些英雄的形象，很久都不能使他安靜下來。

幕地，有人敲了一下門。但是不等主人答應，技術科主任唐義林就進來了。唐義林是個工作極其嚴格精密的人，因為他細心，甚至於有些吹毛求疵，所以經理謝庫亮經常喊他是帶顯微鏡檢查工作的。現在，在戰爭的面前，機械地講求準確而細心的唐義林，是懷着另一種不安與緊張的心情。

『唐義林同志，你有事嗎？』杜斌科和藹地問道。

『好的，杜斌科同志，要我講我就先問你……。你是否研究過歐洲工業？是否知道他們有多

少力量？」唐義林半眯着一雙發愁的眼睛，劈頭就說出了一句沒頭沒尾的話。

『歐洲工業？』杜斌科被突然的發問怔住了。

『同志，已經用不着去思索它，現在屬於希特勒的歐洲工業有捷克、匈牙利、奧地利、意大利、南斯拉夫、保加利亞、希臘、挪威、比利時、荷蘭、法國、羅馬尼亞……。』唐義林屈指數着，數到法國時，就又重新搬開小指，『至於波蘭、丹麥、西班牙等國我們就不必說他了，反正從六月二十三日起，所有這些國家的工業都用來攻打我們。機器戰爭開始了，但是我們所有的機器都比他們的少，比他們少的多！希特勒把他的軍隊用摩托武裝起來了，這些摩托不用幾天就會出現在我們的頭上，向我們拋下炸彈……。』

『你已經害怕起來了？』杜斌科和善地問道。

『你不害怕？！但是爲什麼戰爭剛開始就把家眷由城外搬到城裏來了！』唐義林有點賭氣似地反駁。

『唐義林同志，你大概被那些向我們猛撲來的「力量」驚倒了，是吧？』杜斌科把口氣變得更加溫和了些。

『對呀……。對呀！』唐義林猛然又覺得杜斌科是了解他的。

『這個力量，也曾使我害怕過，但是我自覺地拋棄了數學家的算法，而把自己作爲一個政治

家看，不知怎的，我覺得我們會戰勝德國鬼子，我們的人有這種真正的力量。」

『你相信嗎？』唐義林不安地問道。

『相信！』杜斌科肯定地說。『今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電報。明天，後天……不斷地會接到若干封上前線的朋友、親屬打來的電報。這是鐵的證明，如果人們看不見自己的勝利，就決不會拿着自己的血肉，拋下自己的子女、妻子、父母去衝擊那些使你害怕的希特勒工業。同志，如果你不相信，現在你就到飛機場去看看，那裏剛從前線運來了傷兵，其中有一個上校。如果每一個人都認為這就是巨大的力量，是不可戰勝的意志表現，那麼希特勒的工業就沒有可怕之處。不然，就只有拋棄工作，離開我們的祖國逃到外國去。你是俄羅斯人嗎！』說到最後，杜斌科的聲音，變得嚴厲了。

『是的。』

『我是烏克蘭人，我永遠不離開蘇維埃俄國。有人在患難中離開她，就不是祖國的兒女，是可恥的下賤行爲。』說着，杜斌科看了看錶才繼續說：『如果還不透澈，就坐我的汽車到外面去看看，呼吸些新鮮空氣，趁便也把家眷帶進城來。』

唐義林還想說些什麼，但是內心使他慚愧，因之，剎那間他像變得非常懦弱，垂着兩隻手無精打采地低着頭走了。

三 父親和兒子

杜斌科從工廠回家，路上正碰着一團步兵開往前線去。前面領隊那個人，昂頭闊步，神色莊嚴而自豪。杜斌科認識他是該團的團長，很長時間他都率領這支隊伍負責守衛這座城市。跟在後面的戰士，都穿着新軍裝，新皮鞋，揹着漂亮的武器，整齊着步伐和莊嚴的唱着軍歌。路兩旁站滿了歡送的觀衆，杜斌科擠進人叢，目送着每一個從他面前走過的戰士。

步隊過完了，坦克車隊便軋軋地跟在後面；坦克塔上立着年輕的坦克手，戴着黑色的鋼盔，顯出了坦克軍人特有的英俊。許多人更敬慕這些坦克手，有一羣少女抱着鮮花，擠過人羣，直送到坦克軍人的手裏。坦克手只微微地一笑，不知是誰在低聲地喊着：

『看，我們的鐵甲騎兵多棒呵！』

杜斌科回頭一看，才發覺廠裏的黨委書記賴莫旦就站在他的背後。

『賴莫旦同志，你好！』杜斌科恭敬地問他。

賴莫旦握着他的手，同時目不轉睛地望着坦克，似乎在尋找着什麼人。驀地，他找到了，就緊緊地捏了一下杜斌科的胳膊，低聲說道：

『看，我的兒子！』接着，他就高聲地喊着：

『畢佳，再見！……』

賴莫旦搖着帽子，拉着杜斌科的手，擠過人羣，跟在坦克的後面不住地喊着：『畢佳，努力呀！努力呀！』

畢佳是一個年輕瘦弱的少年，站在坦克上，他向父親微微地招着手，但是臉上立即就撲上了一層紅雲。

過完了最後的坦克，觀眾都不約而同地走了，馬路上只有塵土還在飛揚。賴莫旦呆呆地站在那裏，似乎還在想念他的兒子，杜斌科提醒地拉了他一把，他才猛然覺悟似地與杜斌科握了手，回工廠去了。

杜斌科回到家裏，他剛進門就發覺他妹妹丹娘已經在房裏坐着。『想不到她來得這樣快！』杜斌科想着，便興奮地喊過去：

『丹娘！』

丹娘猛一回頭，便直撲到她哥哥的懷裏，不說話就哭起來了。

『丹娘，你怎麼了！』杜斌科不知所以地有些慌張着。

『紀米信被徵入伍了。』丹娘啼哭着說。

杜斌科的母親婀娜和妻子宛柳，甚至於連丹娘的小女兒都被這種痛心的啼哭感動了。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立即堆上了愁悶的表情。但是，哭了一會丹娘就自行停止了，她坐到一張籐椅上，勉強的笑了一下便抱起自己的女兒，羞答答地餵起奶來。婀娜和宛柳靠近她身旁坐下，有意想使丹娘愉快起來；杜斌科的兒子阿沙，才只有九歲，他沉靜地走到姑媽跟前說：

『姑媽，多麼好啊，姑夫有仗打了。』

丹娘苦笑着說：『阿沙，打仗是趣味不多的。』但是孩子的這句天真誠實地話，把丹娘和別的人都逗得愉快起來了。

丹娘餵過奶，就自然地介紹起基輔的情形，她說：『有成千的少女和男子一樣，都上前線去了。』並且說她也羨慕這種熱心的舉動，如果沒有孩子纏着的話，她也決意到前線去。

杜斌科聽着，仔細思索着他妹妹的心情，似乎是不相稱的言行，一方面是啼哭，另一方面又羨慕別人上前線。然而，杜斌科沒有這樣想，他覺得戰爭對人們的心情就是這樣：戰爭破壞了蘇聯人的幸福生活，引起了每一個人的痛苦，但是到了戰爭給祖國的痛苦更甚時，爲了祖國，蘇聯人是能够忍受住個人的痛苦，去服從國家的需要。

吃中飯的時候，老杜斌科——杜斌科的父親，飛機工廠的匠師，在兒子領導下工作的老工人，忙了一個通宵之後也終於回家了。他走到女兒面前，毫不慌張地拍着女兒的背問道：

『也許哭了吧！』

『是的，爸爸。』在父親面前，女兒並不掩飾自己的羞怯。

『女兒，不要哭，我們的紀米信會叫德國鬼子哭也哭不得的。』老杜斌科慢慢地坐下，之後又吩咐兒子說：

『準備好燒酒，紅葡萄酒，……祝賀我們的紀米信和其他別的人去當兵。在工廠裏你說了算，現在是我說了算。』

桌上擺下了兩瓶紅葡萄酒、燒酒，婀娜端上了一碟涼白菜，一鉢熱騰騰的土豆，這些都是老杜斌科最合口味的東西。老頭子把椅子移近些，一面打開酒瓶，一面還是嘟噥着說：『戰爭年代都有，可是戰爭一起，就是眼淚；眼淚能把德國鬼子淹死嗎？那——，萬萬不會的。』

然後，他又拿起了幾個紅辣椒，搗碎放在燒酒裏，白酒立即變成了紅酒。老杜斌科望了望酒的顏色，撇了撇鬍子，就舉起杯來和大家碰杯。

『這一杯祝賀我們的紀米信，他是條好漢……』『第二杯就祝賀我們的特魯諾夫將軍。……兒子，請給我倒酒。』老杜斌科喝起酒來就一杯接一杯，今天似乎他更興奮，更得意洋洋。

丹娘聽了父親的話才開始愉快起來，並且想起了在基輔車站時，她會碰到特魯諾夫兵團的一個傷兵。因此，便接着父親的話頭說：